

河荒之声

Les rîens del Pamano

Jaume Cabré

estàs una filla que no sé com et dir,
però que sé que existeixes perquè he
vist una maneta teva, petita i dolça.
M'agradaria que quan fossis gran
et pas-sés aquestes ratlles
perquè veig que les llegeixis... Em fa
por el que et puguis dir de mi,
sobretot la teva mare.

Jaume Cabré

乔莫·卡夫雷 著
张雯媛 译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河 流 之 声

[西班牙] 乔莫·卡夫雷——著

张雯媛——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LES VEUS DEL PAMANO by Jaume Cabré

Copyright © Jaume Cabré, 2004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Beijing Imaginist Time Culture Co., Ltd.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Agencia Literaria Carmen Balcells, S.A.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译文由南方家园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授权使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河流之声 / (西) 乔莫·卡夫雷著; 张雯媛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495-8989-0

I. ①河… II. ①乔…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 - 西班牙

- 现代 IV. ①I5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64544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 张艺兵

责任编辑: 张亦非

装帧设计: 陈威伸

内文制作: 龚碧函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010-64284815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

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 邮政编码: 256401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20.5 字数: 454千字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8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主要人物

蒂娜——全名蒂娜·布罗斯·埃斯普卢格斯¹，索尔特小学的女老师，2001年12月偶然发现了奥里奥尔留下的笔记簿，由此开始调查尘封多年的往事。

乔尔迪——蒂娜的丈夫。

阿尔瑙——蒂娜和乔尔迪的儿子。

奥里奥尔——全名何塞·奥里奥尔·丰特列斯·格劳，1943年就任小镇托雷纳的小学老师。

罗萨——全名罗萨·达克斯·埃斯普卢格斯，奥里奥尔的妻子。

埃利森达夫人——全名埃利森达·比拉布鲁·拉米斯，奥里奥尔因作画而结识的托雷纳贵妇，拥有不计其数的地产，以及庞大的家族企业。她居住在格拉瓦特之家。

圣地亚哥——全名圣地亚哥·比拉布鲁·卡韦斯塔尼，埃利森达的丈夫。

马塞尔——全名马塞尔·比拉布鲁·比拉布鲁，埃利森达的养子。

奥古斯特神父——全名奥古斯特·比拉布鲁·布拉古拉特，埃利森达的伯父，数学家、神学家。

比比安娜——埃利森达家的女佣，与埃利森达情同母女。

罗马·加苏利——埃利森达的律师。

哈辛托·马斯——埃利森达的司机兼保镖。

巴伦蒂·塔尔加——全名巴伦蒂·塔尔加·萨乌，1938—1953年间

1 加泰罗尼亚人全名的倒数第二节为父姓，最后一节为母姓。

任托雷纳的镇长，长枪党党员，支持佛朗哥政权，受雇成为埃利森达的“戈埃尔”。

本图拉小男孩——本名乔安·埃斯普兰蒂乌·卡曼纽，1943年死于法西斯分子之手，年仅14岁。因一家人居住在本图拉之家而得此名。也被称作小乔安·本图拉。

本图拉——本名乔安·埃斯普兰蒂乌·雷利亚，本图拉小男孩的父亲，常年离家在外。

本图拉太太——本名格洛丽亚·卡曼纽，本图拉小男孩的母亲。

罗萨·本图拉——本名罗萨·埃斯普兰蒂乌·卡曼纽，本图拉小男孩的妹妹。

塞莉亚·本图拉——本名塞莉亚·埃斯普兰蒂乌·卡曼纽，本图拉小男孩的妹妹。

塞西莉亚·巴斯科内斯——1940年起在托雷纳经营一间烟草专卖店，喜欢背诵医学名词。

基克·埃斯特韦——图卡—内格拉山区滑雪场的教练。

乔莫·塞拉利亚克——经营塞拉利亚克大理石公司，是托雷纳的墓碑制作人。其父佩雷·塞拉利亚克也曾是墓碑制作人。

献给马加里达

目录

第一章	金翅雀飞起.....	5
第二章	地上的名字.....	47
第三章	如刺的星星.....	175
第四章	刽子手挽歌.....	341
第五章	悼亡儿之歌.....	417
第六章	石板的记忆.....	473
第七章	墓碑之歌.....	611

父啊！
别原谅他们，
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弗拉基米尔·杨科列维奇¹

1 弗拉基米尔·杨科列维奇 (Vladimir Jankélévitch, 1903—1985)，法国哲学家、音乐学家。此处引句意在对比耶稣被钉上十字架后所说的第一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在做什么。”

摩擦声极小。宛如有人抚摸着房门。门悄悄打开，一只戴着手套的手从里面握住门把，避免发出任何声响。大门以几乎听不见的叹息声合上。一身漆黑的人，在公寓的昏暗中移动。尤里习惯黑夜的双眼默默地跟着那人。新来者走进书房。百叶窗是拉起的，他骂尽脏话。意料之外的极地锋面所引起的降雪，让玻璃另一边的景色冷得像座坟墓，也让夜晚的面貌更加静谧。甚至听不到河流的潺潺水声。他选择不拉下百叶窗，无论如何，不该有人知道他曾在今晚进入这间公寓。

新来者不太高兴地叹口气后，坐在电脑前，将公文包放在座椅旁的地上，然后启动电脑。他注意到桌面井然有序，对这次的任务大有帮助。尤里无声地跟着闯入者走进书房，无声地自房门观察对方。屏幕上的蓝光照满书房，新来者希望从冷清的街道或公寓的另一头都无法察觉这道微弱的冷光。粘贴在屏幕边框上的便利贴纸写着：“早安，食物在冰箱上方的橱柜。谢谢你所做的一切！”闯入者开始检查资料夹。他从风衣外套的口袋取出一盒磁盘，耐心地复制档案。这栋大楼的某处有人在咳嗽，他猜想是楼下邻居刚从晚间聚会归来，浑浑噩噩、百般无聊、疲惫不堪，嘴里念念有词抱怨着：已经不是随心所欲的年纪了。一辆因大雪而以低挡驾驶的汽车破坏了夜晚的宁静。为什么当你着急时，电脑

却如此缓慢？为什么大家都说电脑很安静，却如此嘈杂？这时，电话铃声响起，他停住不动，虽然电脑还在运转，仍立即关机，如石头般静止不动，一滴汗水从鼻子滑下。他没擦汗，因为他是不存在的。公寓的另一头没有丝毫动静。

“现在我无法接听，‘嘟’声后请留言。”

“唉，我没法一大早到，临时要送一批石板到特伦普（Trempe），女儿却跟我唱反调。放心，我会在中午过去，午餐前。再见！Potxó¹，祝你顺利。再去看你。啊！你说的对，真的听得到帕玛诺河（Pamano）的吟唱声。”

哔，哔。再见！男人的声音因烟草和调酒咖啡而嘶哑，带有山区的口音，指的是隔天。陌生人等了几秒钟，生怕万一有人开门。没事。没人。他运气真好，因为尤里决定不告发他，继续不动如山地躲着。当电话录音声响消失，能再次感受到雪花以甜美姿态飘落在物体表面时，陌生人总算能轻轻呼吸，并再度启动电脑。

尤里不知该做些什么，于是撤守书房房门，暂且躲在起居室，随时注意书房传来的任何动静。

闯入者继续执行任务。他把标示着O. F. 的文件夹以及其他可能需要的资料灌满五张磁盘。完成后，把所有文件拖到电脑的资源回收站清理掉，并确认没留下一丝痕迹，然后将一张带有病毒的磁盘插入、取出并关机。

他开启手电筒并含在嘴里，空出双手，毫不费力地从桌上的档案夹中清出三个他感兴趣的资料袋——纸张、照片和讲义夹。他把资料袋全数放入公文包收好，合上档案夹。墙边的地上，有

1 意为“送上亲吻”，帕利亚斯地区的村落以及邻近比利牛斯山的莱里达地区方言。

个红色小手提箱。他打开手提箱。仿佛有人准备出门远行般。他小心地翻动检查，没有感兴趣的东西。盖上箱子，依原样摆回。离开前，他突然动念搜查所有抽屉，以防万一。白纸、便条纸、小学笔记本，还有一只盒子。他打开盒子，突然汗水布满额头。他觉得公寓的另一头有人惋惜地叹气。

关上公寓大门时，他知道没留下任何曾在场的痕迹，知道自己花了一刻多钟完成任务，也知道晨曦时分跑得越远越好。

尤里落单后，走进漆黑的书房。一切看起来如常，但此刻，尤里的内心却感到郁闷不乐，有一股未能力挽狂澜的奇怪感觉。

El vol del verdum

第一章

金翅雀飞起

覆盖着花朵的长眠之名。

乔安·比尼奥利¹

一个大家热烈期盼的日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诞生后的2002年3月30日，星期五，早上九点钟，从世界各地来到梵蒂冈圣彼得广场的信徒们，眼神殷切地投注在垂挂帷幕的落地窗，教宗将从那儿发表“致全城和全世界”的祈福文告。虽然春天初临，却该死的冷冽，这得怪罪从台伯河穿越协和大道上坡而至的叛逆寒风，以胜利之姿吹进广场，一心想划破准备迎接最高祭司的信众的热忱。有人因伤风感冒，有人则因情绪激动，手巾如舞蹈般此起彼落。落地窗有了动静，阳台的玻璃窗朝室内骤然拉开。一位殷勤的神职人员将麦克风调至适当高度，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穿着无瑕的白袍，佝偻而现。人们虽然不再发出擤鼻涕的声音，但教宗的几句话仍无法听懂。随后，教宗开始诵读祈福文告。广场上，六位跪在湿漉漉石板地上的几内亚修女喜极而泣。雷利亚神父带领的队伍占据极佳的位置——教宗窗台下的直线上，相较于部分信徒近乎迷信的狂热，他们的缄默显得些许不自在。有的信徒挥舞缠绕在手上的玫瑰念珠，有的亲吻五十欧分硬币上的教宗肖像，

1 乔安·比尼奥利 (Joan Vinyoli i Pladevall, 1914—1984)，加泰罗尼亚诗人，作品受奥地利诗人里尔克 (Rainer Maria Rilke, 1875—1926) 影响至深。一生获奖无数，自七十年代起，因探讨存在问题的诗集《一切是当下，是空》(Tot és ara i res) 受到好评。引文“覆盖着花朵的长眠之名”(Nombres yacientes cubiertos de flores.) 即摘自该诗集。

有的拍下永留此刻的照片。雷利亚神父悄悄地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然后查看时间。若要在半小时内抵达圣乌菲齐奥广场，他们得赶快了。因此，当祈福文告一结束，教宗随即被医生拖走消失不见，雷利亚神父立刻举起手臂，在人群中指引应遵循的方向，他拎着红色雨伞，准备在宛如密林的梵蒂冈圣彼得广场的人群里强硬辟出一条道路。队伍里的五十位妇女与十三位男士，犹如单一个体般行动一致，紧跟着雨伞的方向前进。其他人也逐渐缓慢移动，仿佛舍不得离开一处长期梦寐以求之所。

安杰莉卡之门大街上，一辆雾面玻璃的轿车如猫般前进。右转后，在美景街的管制口停住。车窗优雅地拉下，如精算过的眨眼动作，两名佩戴耳机和墨镜，后颈发根整洁的男人，一人一侧地快步冲向两边车窗。他们同时挺直身躯，做出可通行的指示动作。其中一人快步跟着轿车，直到车子停放在邮政路上的确切地点。从墙边冒出一名梵蒂冈门卫打开轿车右边车门。使徒宫的大门前，一名瑞士近卫队卫兵打扮成中古世纪的步兵，看起来对周遭世界一点也不感兴趣的样子，他只看着前方，望向管制大楼，似乎意图识破无法忏悔的秘密。一双完美无瑕的脚——裹着乌黑皮鞋、系着银色鞋扣——伸出轿车，脆弱、优美地降临地面。

依礼节要求，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得配合节庆举行一场弥撒，全体圣礼部都得出席。为了审慎行事，所有特别来宾都在典礼开始前提早三小时抵达，避免发生任何微乎其微的意外。这么多世纪以来，要是圣洁大公使徒的罗马教会学到什么的话，那就是想象、安排，以及承办各类型的典礼，并依照庆典的重要性摆出精确的排场。

她全身黑色装扮，挺着尽管八十七岁高龄却依然瘦削的笔直

身影，头戴一顶低调但高雅的礼帽，等着儿子和前媳妇在两侧各就各位。她显露出一股疲惫的烦郁，无视广场上不自觉聚合成众的人们传来的嘈杂声。加苏利正与尾随门卫而来的小队长处理一些问题。

“塞尔吉跑哪儿去了？”妇人问，以严厉的气势看向前方，毫无缓和质询口气的意思。

“妈，他在这里，”马塞尔直截了当地回应，“你想他会跑哪儿呢？”

塞尔吉早已在几步之外，点了一根烟，因为他猜想，进去后会连抽一小口烟也绝对不容许的。

“我没听到他的声音。”

要是你可以费心直接呼喊他一声就好了，梅尔切心想，她已经无法掩饰自一大早就摆出来的苦脸。但是你从来不对特定的人询问特定的问题，也从不回头找人，只因为不想让脖子起皱纹，这导致别人总得站到你面前回话。

“怎么了？”妇人问加苏利。

“好了。一切都解决了。”

典礼开始前三小时，管控编号为35Z的五人小组穿过使徒宫的大门。

圣克拉拉厅相当宽敞，慵懒的光线由面向内院广阔中庭的三座阳台引入，柔和地照着厅堂。一位胸前斜披黄色彩带、扮相特殊的男人匆忙穿越中庭，另一位非盛装打扮的热心市民走在前面引领，半弯着手臂为他指向一扇门。阳台另一边的角落，有座大

型的暗色半球仪展示着17世纪人类对地球的了解。半球仪旁边，一架平台式钢琴突兀地出现在厅堂里，摆出乐器无声时惯有的沉思姿态。

礼宾负责人是位精瘦男子，如这位妇人一般，也全身裹着黑衣，大概是位随行神职人员，他明知大家可能听不懂，仍用意大利语对他们低声指引，请各位像在自己的家一样，可以坐下来，现在只需等候。还有，如果打开钢琴旁边的那扇门，可看到供各位使用的洗手间。他们还未坐定，一位或许是修女的中年妇人推着一台小餐车进来，上面装满前菜和绝无酒精的饮料，那位精瘦的男子对加苏利低声道，典礼开始前一个小时，他们才会撤走小餐车，您了解原因的。

妇人坐在一张宽敞的沙发椅上，并拢双腿，犹如看得见般地将视线投向厅堂的尽头，等着所有人仿效。她的内心十分紧绷，已是她瘦弱身躯可承受的极限了。不过，她没让儿子、前媳妇、此时漫不经心靠在阳台旁的冷漠孙子，以及加苏利律师，察觉到她相当紧张。坐在梵蒂冈使徒宫宽敞的圣克拉拉厅的一张舒适沙发椅上，她却几近痛苦。妇人知道，今天过后，她便可安然死去了。她将手放至胸前，触摸挂在颈项的小十字架。她知道今天将结束六十年来痛楚，也知道自己无法承认，对她而言，如果之前过的是另一种生活，或许更好。

1

人们将他的名字葬于遗忘的那日，街上人很少。就算那天没下雨，也不会有更多人，因为大部分的人都选择佯装事不关己，然后从不显眼的窗户或菜园篱笆内默默地跟随仪式，以丰盈的泪水悼念。镇长早已决定，无论雨势多滂沱，典礼都如期举行；他没透露这股强烈的政治意志力背后有个深奥的理由：两点在索尔特（Sort），他和一个客人有约，而且在伦德饭馆等候他们的海鲜炖饭令他魂牵梦萦。但是，身为布林格家族的一员，他想要让全镇——包括住在格拉瓦特之家的人¹——都清楚明白，即使洪水泛滥，典礼仍会如期举行。因此，参加换牌仪式的有镇长、议会成员、秘书、两名自愿观礼的迷途游客——身穿亮色雨衣的两人不知道这儿的葫芦里卖着什么药，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不停地拍摄高山居民的特有习俗——还有绝对少不得的塞拉利亚克，以及，看在老天爷的份上，没人了解为何出现在这种场合的巴斯科内斯女士。膈结肠固定术。乔莫·塞拉利亚克已用浅灰色大理石打造出四块刻有黑色字母的瑰丽路牌，路牌的高贵气度匹配几条更出色

1 加泰罗尼亚大部分独栋老楼房都有自己的名字，由来不一。豪华的大房子为“casa”，如文中的“格拉瓦特之家”（casa Gravat）；小一点，没那么气派的叫“ca”。二者都是“房子”的意思。这些楼房不论换过多少不同的主人，通常都沿用最初的名字，甚至几个世纪保持不变。